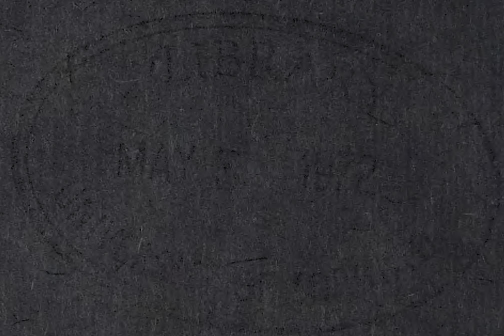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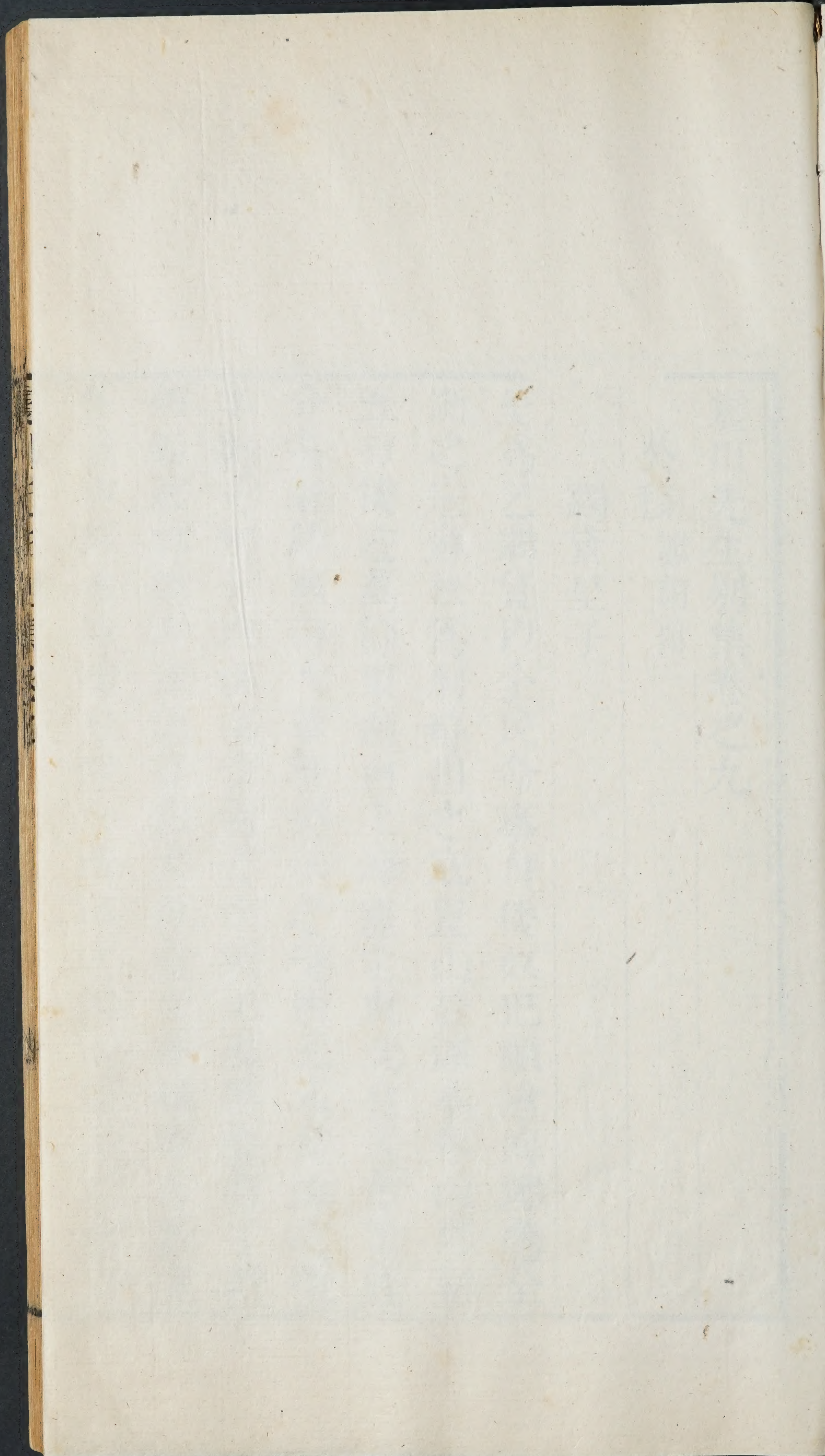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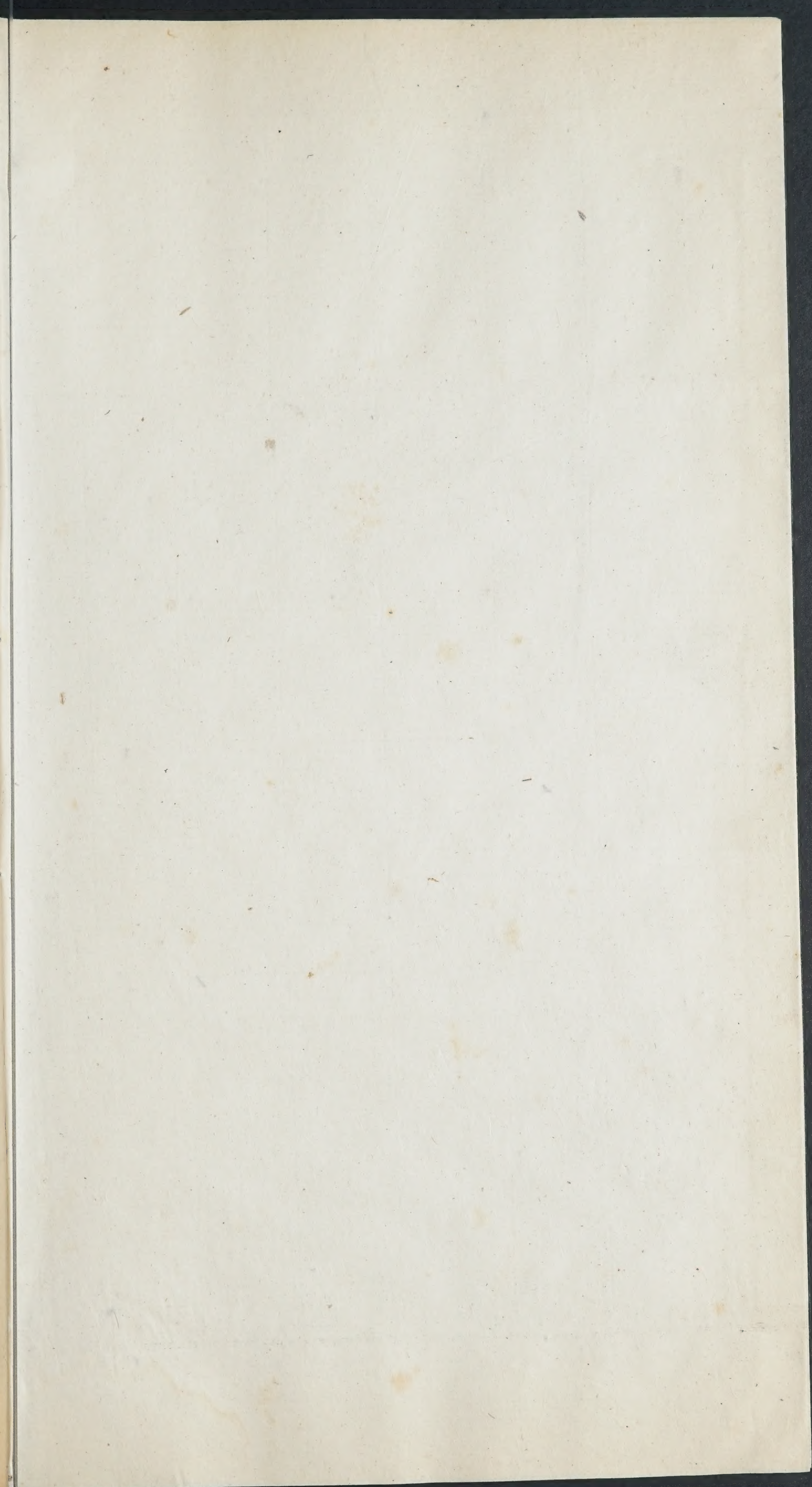


PL
2698
K84
1875
v.12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九

公移 讞詞附

䂓貸呈子

呈爲乞䂓貸以全民命事自倭奴犯順滄海沸騰全浙之寇蘇松爲劇蘇州之寇崑山最深本年四月初五日倭寇萬餘東南自上海嘉定東北自太倉常熟分道寇鈔西南入華亭吳江之境西北入長洲之境本縣七鄉十四保在合圍之中所至蕩然靡有孑遺賊船結䑸新洋江綿亘數里晝夜攻圍城中百計支吾凛然孤城僅僅自保於垂破之餘而富家巨室財

力亦殫盡矣賊自四月入境六月出海百姓逃死稍
稍復還則屋廬皆已焚燬貲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
半被屠刳村落之間哭聲相聞時六月將半農工後
時流離死亡工本不給其間能冒白刃藜羹藿食耕
耘于寇賊之衝者不能什之一二而亢暘爲虐自六
月不雨至于九月禾苗槁死畧盡古者五穀不升謂
之大侵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然未有兵荒賦調併于
一時如此之亟也竊念東南之民父子祖孫爲國家
力田以佐百餘萬之經費今百八十有餘年矣常時
災沴亦知君父所急不敢以希曠蕩之恩惟是今日

遭百年所未有之變亦與有百年所未有之恩迄今冬月垂盡德音未宣而有司開倉征歛如故鞭箠之威更甚往時百姓囂然莫必其命傳相驚疑以爲朝廷遂有棄置東南于度外之意夫上之所以求于下者度其下之足以求也下之所以竭蹶以赴上之命者亦自度其足以供其求也故上安下順而兩不相傷古語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若今日之事得無類畋于無禽之地而漁于無魚之澤乎當凶荒札瘥之餘百姓嗷嗷謂當以王命施惠家賜戶益之猶不能濟而反從而浚削之民命窮矣

無可往矣雖抗倭王之頸空海中之國天下事乃可慮耳自古國家多因外寇征賦不息加以水旱百姓流殍有司不以實聞上下相蒙以致莫大之禍常生於不足慮之中自倭賊凌犯無賴之民所在爲之鄉導助其聲勢其所以能以寡爲衆者此也即今草竊處處有之一里之間數家之聚枹鼓數起近者嘉定縣令巡行阡陌頑民嘯聚豎激變之旗至白晝臠殺縣學生員令乃狼狽而還置之不敢問人心易與爲亂如此豈可不豫爲之所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自罹此寇百役俱興庀兵簡徒增陴浚隍無一不出于

民而海防之豫借丁田之日增比之常時且輸數倍之賦矣若不曲意拊循大破常格將今年田租盡爲蠲免東南之禍殆不知所終也天下事愚民旣不敢言惟有司之力足以言之然蘇子有云吏不喜言災者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某等叨國家作養之恩切鄉里同室之難敢冒出位之誅爲東南億萬生靈少乞須臾之命伏望仰體朝廷好生之仁蚤賜施行實宗社無疆之休也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處荒呈子

呈爲議處災荒以蘇民困事本縣自去年四月至六

月海賊屯聚境內四散燒刼耕耘失時加以亢旱竟歲不雨五穀不升所在蕭條寇盜蜂起節蒙巡撫都御史屢爲聞奏萬姓感悅以爲憲臺憂國愛民之誠至于如此雖轉死溝壑亦所不恨今經歷歲月未見朝廷有曠蕩之恩譬之父母于其子醫藥禱祀無所不至病勢日劇其子亦知父母之無可爲力然猶宛轉號呼于其側以求須臾之命此某等之所以懇瀆而不已者也伏見邸報有折銀之議查得嘉靖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十石嘉靖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嘉靖十四年折兌

一百五十萬石以前皆是平常災荒于兌運四百萬石之中折兌之多有至二百餘萬石者今來折兌欲得比照嘉靖十年更加寬多庶于准折之中得蠲貸之實矣又崑山一縣被寇獨深蓋賊由上海華亭嘉定太倉常熟諸道而入者皆至崑山而止盡崑山之西境始入長洲之邊盡崑山之南境始入吳江之邊當時掌粮儲道告示稱撫按俱批到以崑山太倉嘉定爲災荒第一今卽報部以崑山與長吳等縣一同欲乞比例上海太倉等處與長吳畧分等第庶于通融之中得處補之宜矣又據本縣丁田一節原係十

年每啚分爲十甲輪撥均徭嘉靖十六年本府王知府改變舊法定爲每年出銀每丁銀一分每田一畝銀七厘七毫官爲收貯自行顧役以免十年之輪編今則輪編自若而丁田歲歲增加計今年本縣丁銀加至四分矣田銀每畝加至五分矣通計一縣增加三四萬兩假使蒙恩得免三四萬兩之粮銀而實增加三四萬兩之丁田是巡撫大臣累奏不能得之于上而有司安坐而奪之于下也議者往往以時事爲解竊見海上用兵于今三年軍興百需若開河築城造船及甃城敵臺兵杖火器勇夫加邊防海諸所取

給不於田賦則于大戶與夫詞訟贓罰等項並不取
于丁田也則此三四萬兩之銀葢有神輸鬼運而莫
知所在者矣伏乞查炤祖宗均徭舊制行下各府州
縣毋得仍用嘉靖十六年書冊重復科差變亂成法
以資溪壑無窮之欲庶于臨時救荒之際寓永遠便
民之策矣某等又思折銀之議此亦涓埃之惠若于
今日時宜非盡爲蠲貸百姓决不能安其田里糧銀
終亦無所措辦况海賊尚在猖獗之際畝民爲盜將
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爲此具呈伏乞早賜施行

陶節婦呈子

呈為旌表節孝以厲風俗事有本縣六保民陶子舸妻方氏年十八嫁與子舸為妻纔及朞歲夫即病死本婦數欲引决念姑陸氏在堂抑情忍志竭力奉養姑本寡婦並厲節操晝則共室而居夜則同衾而寢頃刻不相違離恩愛逾于母子自夫死經今九年鄉里莫不高其獨行于本年七月內姑患痢疾六十餘日肢體潰爛床第腥穢婦抱持寢處澣濯垢衣人皆為之掩鼻婦獨自以為不覺其姑不食婦亦不肯食姑時為之强食未死五日前日日悲哭水漿不復入口于九月九日姑亡出衣衾殮具皆素備已殮即屑

金和水服之不死復徘徊井上欲自投井口隘不能
下因入憑柩而哭比夜分呼婢冬女隨行至舍西池
邊戒婢勿令家人知覺婢年十二歲果畏詟不敢言
遂躍入池水水清淺浮沉者久之乃死婢尚不敢言
而哭甚悲家人覺其異跡問之得其尸兩手猶握菱
根甚牢固及殮已二日顏色如生一時遠近來觀者
無不殞涕先年夫弟營子䘵葬婦欲爲同穴夫弟逡
巡未應婦卽捐已貲使人爲同穴不踰時而成至殮
姑時獨無棺中褥婦取綾被中裁爲二縫以爲兩褥
其死葢先定非倉卒自引决者某等思得婦人之從

夫要以致死爲極至雖或出于一時之感慨無不有係於萬世之綱常故國家皆以爲有關於化理之原而於法令固在旌表之例今寡婦方氏年甫及笄室無抱子事夫之日僅至朞年養姑之勤垂及九載節操凜若氷雪孝道通於神明逌老母旣終其天年即自從夫子于地下死生先後之際罔不得宜纖微委曲之間畧無可議比于其他死節尤邁等倫誠絕異之姿卓越之行也爲此具呈乞轉爲聞奏施行

回湖州府問長興縣土俗

長興縣地介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自廣德

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刼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准理者葢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制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推諉又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送恤刑會審獄囚文冊揭帖

長興縣爲獄囚事該本縣具上囚帳除軍徒外凌遲

處死三名斬罪五十一名絞罪二十五名凡凌遲斬絞共七十有九名古者天下治平斷獄居前代十二唐開元之盛通天下死罪僅三十四人今以區區三百里之縣死罪之多至于如此職每當臨省見獄犴充盈拲梏蓬垢投地鳴號未嘗不爲之惻然痛心也使此輩果當其罪猶若在所哀矜而多有無辜枉濫者豈可不爲之申理不自揣量每與院道爭之去歲察院會審頗蒙採納所全活者數人顧惟迂愚不知觀候顏色逢迎意旨遵守成案所得罪者有矣終不敢自昧其心也大抵此縣湖山阻深掠鹵之習浸

以成俗土風剛猛睚眦之恨輒致殺人又有所謂白捕者專誣指平人爲盜者也有所謂訟師者專教唆詞訟者也以故所獲之盜未必盡眞而或被株連之害所償之罪未必盡當而或罹羅織之寃葢一時有司之審聽或有未明而日久民間之公論未嘗不在也今幸明臺臨郡莫不翹首以望再生伏乞特垂明恕以清此縣之獄如盧扁之治病無所不加意至於疾痛哀號宛轉床褥尤宜所急救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過之大者可以宥罪之疑者在所輕堯舜之聖

寍自處于不經誠恐悞而至於殺不辜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當解之時聖人于其有過有罪而赦之宥之非謂特赦宥其無過無罪者也今
先皇帝恤刑之敕蓋好生之德矣　聖天子大赦之
詔蓋雷雨作之時矣伏望明臺以典謨易傳之文奉
宣聖人之德意施曠蕩之澤於窮絕之鄉使覆盆之下咸仰日月之明解網之恩遠被湖山之外則和氣之充豐年之應百姓自以不寃而有司亦與其休矣古人有言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鬻棺者欲其歲之疫利在人死也今

治獄之吏猶此矣又云祖宗之仁德猶元氣之在人
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以傷元氣非國之福也今所上囚帳上寫前供故多
深文刀筆之爲所有下吏所知畧條具于後用助欽
恤之萬一伏惟裁省

長興縣編審告示

長興縣示當職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
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
度外不恤也爲照粮長自洪武以來具有成法伏讀
諸司職掌該辦稅粮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

甲首催人戶又伏讀大誥糧長之役本便于有司便于細民所以便於有司依期辦足勤勞在乎糧長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一員赴某處交納甚是不勞心力又云往爲有司徵收稅糧不便所以復設糧長教田多的大戶管着糧少的小戶想這等大戶肯顧自家田產必推仁心利濟小民特令赴京面聽朕言關給勘合祖宗立法爲民之意如此之精詳也然在國初亦多有不設糧長之處惟江南田賦最重所以特設糧長至今二百年矣名臣碩輔來至拊循者豈不能深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補偏救弊而卒莫能易

也今浙中所謂里遞者當職未能偏識朝廷典故實不知所以奉行往以愚直致忤分守道盍當職實見本縣里甲彫敝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其有僅備名數亦非丁多有田之家而丁多有田之家常歲已充粮長無遺脫者矣不當復求粮長于里甲之中夫丁多有田之家其在一甲往往占十甲之田其在一戶往往占十戶之丁又有不止于此也所謂豪民侵陵分田刼假莫甚于今時乃又議將所謂豪民者優假之而使单丁隻戶貧無立錐者執縶箠楚而代之役是誠非迂愚之所曉也當職所以謂欲先丈量田

土重定里甲使十甲俱全如祖宗之制然亦當遵奉諸司職掌粮長督併里長里長督併甲首甲首催督人戶不應頓去粮長之名也若此則所謂朝京勘合可廢矣如朝京勘合不可廢得不近于欺罔乎前歲已迫十月致忤分守道至遣他官來代其事當職恐重害小民因連晝夜編定雖承里遞之文實用第三年之粮長所以用第三年之粮長者以前官將一縣大戶堪當粮長者編定三年輪當此勞逸更休之法也今審里遞即前二年者已經役過而後一年者獨得以規避彼亦有不能心服者矣今縣中姦頑不逞

之徒造爲謗言誑惑大吏誆誤府縣拘縶窮民以代
之役往往有逃移他境者矣其有不能去者或田止
十畝或二十畝一家父子祖孫相傳之業盡粥之矣
又有少妻幼女離賣償官者矣其又有自縊于街市
者矣及豪民與姦吏爲市許之免以取其賄而陰爲
認保侵收而欠逋之數仍注其人名下使之終身逃
逋不得歸者矣又有欺其孤弱管收糧銀公爲逋賴
方見追比不能賠償者矣嘗職北還過江沿途來愬
未嘗不爲之痛惻也到任以來稽查後來所更旣有
逃戸不曾應役者被拘勉強發兌而解戸亦力不能

支兇署官雖已更變亦自悔其非原不曾定有册榜見今上司催督起解各項錢粮甚急緣後定里遞出豪民姦吏之手漫無可憑相應仍照初編榜册其後定里遞逃者徑除其名使後無掛累若漕糧已經發兌者則免其收解其白粮等項已解者追原編大戶照數出銀以還貧戶仍告地方招還逃亡之民使復其業當職爲民父母豈不欲優恤大戶而專偏重小民特以俱爲王民爾等大戶享有田宅僮僕富厚之奉小民終歲勤苦糟糠裋褐猶常不給且彼耕田商賈大戶又取其租息若刻剝小民大戶亦何所賴況

大戸歳當粮長不過捐毫毛之利以助縣官若小民一應役如今之里遞者生計盡矣如之何不爲之憐恤也當職爲此惓惓告諭爾等大戸各思爲子孫之計毋得仍前僥倖剝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國法宜各深思所有解戸仍前開具于後

九縣告示

照得本職備員管馬自未到任已稔知北方民間養馬之苦今秋解俵方遭水患所在浸沒收成已無可望而官限迫促市買十分艱難比聞百姓因買馬哭聲遍于村落之間爲民父母不能賑貸之而尚忍分

外毫髮有傷于民乎見今解到馬匹一從堂上驗過領批解寺本職但閱簿驗數而已其到者即便發落不留時刻百姓人人曉知猶恐人情難測而利孔百端或有衙門人役乘其解俵之時造意需索或有各縣馬頭敢于幇貼之外指官科歛兼之愚民習慣以爲官府使用亦自甘心而無籍之徒反因此以攘利不能不過爲之防也爲此仰縣將發去告示張掛通衢如有前項誆詐即時赴府首告或就該縣覺察從重申究毋得有所寛縱該縣亦宜體本職痛念小民之情有此示衆知悉

乞休申文

職近者被命改除即日當歸田里不復有仕進之念矣然有不能無言者蓋古之君子去其國而其言存可以爲遺訓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事去其國而其政存可以爲遺愛而後謂之能不忘其所使今職於此蔑如也無所存矣猶有愚衷爲執事白之職少以虚名在海內晚叨一命實不敢苟且以負國家委任聖賢訓戒天下士大夫之屬望堅志一意惟拊循小民而山僻夷鬼之區與龍蛇虎豹雜處且怡怡然日嫗而孩之而遇事發憤欲有所建立不能骫骳不顧

利害多所觸忤令茲之調實由讒邪之中傷中朝士大夫蓋猶不忍遂棄之而置之于此也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士之所愛者名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仁人所以寍舍生而不顧者懼毀其仁之名也故名者與天壤俱敝者也詩人之篇荀卿之書屈原賈生之作其逃讒自沉而不顧乃猶惜此區區之名故曰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也職書生文學非能爲吏者顧嘗誦所聞于孔子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足矣今世爲令大率以尊嚴高貴自處而與小民邈絶職

一切弛解召婦人幼童與之吳語務得其情凡有訟
獄吏抱牘以至方閱其詞就問卽決雖鬼神不預知
吏無由得知而容其姦也凡小民至前雖甚倥偬卽
先呼發遣恐鄉里往來伺候之難亦不數數具獄但
誨諭令輸服皆叩頭以去民間里長最爲繁苦以爲
十年之災職三歲在縣不曾役一里長小民宴然不
知有官府往時均徭悉吏胥與其間職閉閤閱册隨
田輕重品搭老吏束手鄉老亦歎曰今年倒一斗矣
鄉民謂田連頃者謂之斗猶蘇州之謂圩鄉老歲以
均徭爲姦利今無所獲故云倒一斗若田之爲水所

敗而荒也縣俗刁悍樂以人命相誣訐富家一被訐即官徼示意指嘗輒輸數百金職見以人命訐者應時與結富人無一錢之費但檢驗屍傷皆親至其地或問呼村落間愚民小僮問之得其眞情雖自暴露赤日中暫憩古寺啜杯水而行未嘗有所擾也縣有大賊二三十年不能擒治職擇卒中驍健者召至堂後與飲食餌以重賞以故往往能効力旋致擒獲如張家浜鍾家浜下渚磨盤山賊昔年皆與縣交關縣中人多爲囊橐以故尤恣往時太湖至湖州商賈多被剽掠今舟可以晝夜行鄉間夜不吠犬矣磨盤下

渚皆親至其巢穴而鍾家賊乃至格鬬時日暮風寒山深水濶職所從不過數人竟擒獲之鍾家浜一村鍾姓四五十家皆非良民是時西北風若從上風縱火可盡殲以爲功職寍力攻取其騎危墮下者不過數人餘向南奔者悉不復追諸如前賊黨大率錄其魁而已職終不敢自言上官亦但見具獄云强盜某某而已然以其邑多盜之故又有誣盜縣有空王寺在深山中捕卒嘗于此拷掠使誣人爲盜其誣强盜至七人皆平反之以坐捕之罪太湖邊十三家烏程縣坐爲盜又爲宜興縣誣六十餘人爲盜被連逮皆

逃湖山中一村盡空麥熟黃落山鬼晝號職親自旁
緣湖上遍入山中明其所以不然移文兩縣稍稍招
集之地方以盜夫爲令如嬰兒乳哺飢寒燥濕唯乳
母知之又如良醫接病調劑分毫不爽乃可已病職
獨自知其心之苦也夫沾沾者自喜察察者爲明簿
書文移治辦亦嘗有念此乎獄中死囚桁楊相接也
職審知枉濫者辦出之三十餘人遵律令給衣糧天
寒大雪妻自縫絮衣給之囚有母死求保繫葬母還
即聽之如期而歸囚皆感泣聞職病皆向天祝禱願
雖未忍施鞭朴於民而縣中大惡必立取之獄成其

瘐死者亦十餘人特其俗依阻山湖負力好鬬有數大族終年不見官府職頗錄其長居鄉亭勸誘亦有來者然直可以容養化勸之懼激之而亂也宋濟邸之變起于太湖漁人而國初耿侯以此縣人捍抵張氏力戰者十年近歲有反賊江天祥古人所以謂力求猛將不如得一縣令謂能折其芽萌消之于未形也今之治民務擾之以爲能夫豈識老氏烹鮮之喻乎且以近日清軍言之止宜因該衛勾丁據以清查今則盡舉洪武以來軍册一槩勾審但一軍或戶有百家又及鄰保里甲一軍之勾乃至擾百餘家也如

是故縣不敢承行以近日開讀言之粮長侵欺固當問然侵欺亦無由覈其實惟彼有自首者乃可以坐今一粮長下開小戶逋欠百數即欲人人到官則小戶逋斗米當嘉靖未赦之前並各安居及隆慶大赉之後反被拘逮奚止斗米之費則不如不赦之爲愈也如是縣又不敢奉行僧道雖古謂爲民之蠹然今不耕田服役與民等也自有會司統攝又每淸查則不免使人各寺院騷擾彼淨居空刹僅守故額既國家不廢之則亦宜使之安生耳如是故縣不肯奉行以此之類並多乖忤或謂令驕又謂令廢惰也挈瓶之

智守不假器今爲朝廷牧此一二彫瘵之民安能惟
事逢迎阿旨以取媚悅不能安而又擾之也夫糧長
乃洪武以來定制在大誥諸司職掌聖諭如此之諄
切也天下亦有不設糧長之處惟獨江南財賦最重
故以糧長督里長里長督甲首甲首督人戶百年以
來未有變更今者新行里遞意或便于浙東若嘉湖
與蘇州土俗財賦相同職生長蘇州亦知糧長之重
難而不可廢也夫以里遞收糧似散錢不能成緡又
以小戶督大戶乃如以羊將狼也即如長興之里甲
彫敝其逃絕僅存者十二三皆貧難下戶有無田爲

備者有田止五畝者其多至二十畝者即爲上等之里長而大戸乃不爲里長而爲人戸其花分田至千畝今姑以里遞法行之則爲里遞者亦不當舍大戸而他求矣職頗調停其間用大戸之子戸爲里遞然其實今日之里遞即舊日之糧長也小民頗以不擾而大戸復萌規避之心乘職入覲移禍於小民流言飛文誆誤府縣追求小戸之里遞以致逃亡鬻產棄妻子者不可勝計有自經者而上不聞也比職還自京口至茗雪之間沿塗哭訴者相望也職悉召復其舊而所傷已多矣今世欲汙衊士大夫者度其他不

能爲害惟以賄則無全者矣歸安李知縣其人清邏忤俗大率吳興之人不獨姦民好訐也即李知縣士人遂鑿空欲黠汗之其賂至數千賴察院力爲辨白之孔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夫以喻義之心易爲喻利豈聖賢之不如盜跖乎顧不爲耳職平日居家未嘗問生產吳中士大夫所共知今縣之可以爲利穴者不過人命强盜粮長徭役如前所云毫毛可燭職于此不爲利他亦無可爲利者矣職家世宋元以來號稱鉅族室中所奉相承亦不菲薄而職自用極儉陋衙內日取百錢令卒出市日不過斤肉蔬

菉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廬舍讀書間歲來省絕不與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買小舟肉不過二三斤米不過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紙贖多聽告免而上京申詳水手銀及柴馬銀至今尚被侵匿未追人言官非酷無以濟其貪吏民幸鞭笞不加苟免亦其情也或有言縱吏非也特寬之耳曹平陽丙丞相之不按吏豈得槩非之耶裁以一端斤斤然則朱勃之過馬新息遠矣職於士大夫待之曲有禮意以一二事相忤遂恨之深未能一日忘也然李歸安抑之太過未免有意職平日與物無忤不幸事偶值耳

而怨毒之深如此殆有不可解者即欲誣汚如李歸安而如前所陳一一可按覆且如里遞苟少有爲利何不與大戶市恩而力護持小戶不顧其怨懟而專取小戶偏護之耶署印與丞之以贓敗也由其發狂自宣露囚服跪首於太守之前昨有歲貢自京還者言京師皆已知之今被訪逮即其發狂乃職尚在北河時也今府中藉藉歸咎於職若然則察院不當訪人耶又因緣其所訪之自而欲扳以爲讐耶今二怨與里遞大戶及近所治惡吏結搆爲一被訪官不自服罪而欲甘心於職里遞大戶不肯服役惡吏被申

不歸獄而反肆行于外羣不逞藉藉欲謀咋嚙則一身無餘矣職所以反復具陳者非苟欲求知葢謂今之世無志于古者矣有志于古者如職亦孔氏不得已而思狂狷之所許也一欲行古道即被中傷而狺狺猶不止夫豈任事者欲重戒令之人不當行古之道與營平侯言老臣不嫌自伐爲明主言之職亦欲使知今世亦有願爲古之循吏者而莫能容也若以爲懼其見害而急於自明職亦無有於此葢今日淸明之世雖江湖一命之吏而有賢監司在上必不使豺狼縱其噬嚙也夫天下之情好善而惡惡朝廷之

法賞善而罰惡如使惡者坐法而無故欲振引善者世亦無如此之事今又以令治一小吏小吏反行其告訴左右趨走之人無不反被追逮縣人爲之奪氣而小吏者方日會聚少年鮮衣絢履出入府倅之衙公與羣不逞日治謗書噬嚙長吏國家法紀蕩然矣伏惟執事察之

又乞休文

職爲吏無狀已疏乞解官然以二年來夙夜不敢自懈惟在奉宣德意撫卹小民而豪右不便者爲流言飛文中傷之今已置之不當復有顧慮連日彼縣人

多來訴告彼中事體枝動本搖亦不容不爲動念然
不敢爲煩聒獨以有關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不敢
不言署印官與縣丞被察院蒙訪逮職前入覲在途
彼事已敗特以察院訪單委悉疑以謂縣中有言恨
之切骨浙中新行里遞職拘集小民俱係貧難下戸
又謂以里遞收粮如散錢不能成緡使小民督大戸
如以羊將狼實有難行因取大戸花分詭名者充里
遞應役而變更職所定以造小民之怨者實署官爲
之其事敗亦以此大戸李田等之被拘役者因投入
署官衙內與之爲一又小吏沈良能不軌亂法數坐

捕依廣德大猾職因具申各上司艮能故署官所用爲腹心者因自詣府絇履袨服出入府門復與之爲一以此結約諸惡少告訐縣中人同時響應皆承署官之風旨考掠無不承者微文巧詆中傷之計實行于其間矣所以爲國家大體地方風俗者官自被訪豪民被役黠吏見逮連黨交橫誣辭抵㦗而皆得勝而妄行扳害則君子小人邪正淸濁之源不可辨也氣則官民上下之分不可正也姦民告訐之風不可止也又有朱學方正之徒各以巨姦累犯縣已具獄上之院道因而瘐死其家至告無干人以人命連累

窮年並行撿驗追尋抵死者職以謂若此之類縱行其詞止閱文卷即死有餘辜奈何令株連累害使文移追逮之煩而縣有問即告則令權之輕不可復振也蕭望之一世大儒爲韓延壽考案東郡官錢吏不能勝皆自誣服向微當時明白之則望之之禍不在恭顯之世矣狂生冒昧伏乞矜宥

太僕寺揭帖

蒙駁春季馬疋當行該縣抵換補訖今該秋季解俵如數差官領解外爲照本年大水異常民間十分災傷所買馬疋已不勝艱苦據邢臺等縣知縣耿鳴世

等俱各用心點揀已多中用本府馮知府復當堂看
驗又經補換及今據沙河縣知縣王進朝稟稱該縣
觧馬尺寸多不及式而毛骨堅竦氣力精強比之羸
然虛大者殆爲過之仍恐此等之類或因降式不合
或于衆羣中比棱差劣致有一二駁回必破數家之
産懇乞俯念地方前項馬疋果非下乘足以分俵武
衛騎操之士並免回駁庶以寬邮畿內凋瘵之民由
此具禀

王哲審單

査得姚古鮑希專與王哲扛幇硬証除已結証外見

在縣未結文卷內二十餘宗狀狀有名今姚古改名姚仁鮑希改名鮑義言兩人誓同一心常爲哲之証佐改名仁義明不相負也再炤王哲父子刁惡素聞人所側目雖有嘉粟弩張則澤雉不止雖有芳餌鈎見則淵魚遠逝吏胥之貪固難保也然取之王哲之手則有所不敢寵賂之章固當按也然出於王哲之口則有所難憑今于審問開具得王哲刁詐及姚仁鮑義結黨揑餙實跡參証明白取擬罪犯

陳大德審單

審得大德委將張氏摟住要得姦淫當驗大德舌尖

果係咬落不能自諱爲焰律有强姦之條官司少有遵用者以所當罪重而事難徵實也既不用本條輙以和姦處之則强暴者得志矣貞節之婦受汚衊矣律設此條爲無用矣昔召公聽訟衰亂之俗微而貞信之教興故有行露之詩蓋謂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據大德多行無禮比其事發又抗違憲詞與至年久不得明白然張氏深山獨處之中此心可表大德經年難証之獄其舌尚存相應依律問擬

賀潮審单

審得邵恵先因賀潮之去而嚮其原田今見賀潮之

歸而返其舊物流冗荒閑正鳩鵲互居之日逃亡復業實鴻雁安集之時告詞雖涉于牟誣據律當從于末減前遺田地聽潮自管取供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九　龍門後學董正位訂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十

古今詩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顔春風吹習習好鳥聲緜蠻巖阿見黃屋登坡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艧朱戸蝕銅鐶殿起無梁迴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讀史二首

謝公四十餘高臥東山間妻子來相問掩口笑不言

長安公與卿富貴多少年狥時豈不能吾志不其然所以任公子長垂百丈縎

劉毅無儋石一擲百萬錢淮陰置母冢行營萬家田英豪不在此意氣聊復然安能效拘儒規規翦翦焉東海有大鵬扶搖負青天可憐蜩與鳩相笑榆枋間

京邸有懷

帝國雲天上鄉關渺何許城頭日色黃隔壁聞吳語忽忽有所思默默久延佇人情別離好共處誰憐汝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咨齎

小女來相將牽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姑時

金山寺

長江湧塊石萬古江中浮倚空結危構凌波成奇遊
僧呼黿鼉出客指蛟龍湫雲開鍾山岑日映扶桑州
海峯三數點南北一航舟百年戰爭息江水此安流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棹遲
于今對寒月芭蕉露瀰瀰一兒縣城西一女松江湄
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浮雲方靉靆光景遂已戢浹旬深霆澍千里破封蟄
茫茫河伯歎蕭蕭山鬼泣靈曜遂高居朱明閟赫翕
希微澹將開淅瀝吹又急遇夜轉連綿醲流更洽湁
萬壑噎霵鳴百川灌注入池容添紋縠林色浸淤浥
離畢月暫耿宿井星恒濕瀲灩湖光翻蹙咽海潮澁
霓旌尚高翔雲衣猶日緝水覆詎可收天漏誰能葺
馬牛三江混鴻濛九峯立嗟我來自東獨行阻虛邑
蓼離思明兩薦坎成洊習誰假卜商蓋但戴杜甫笠
繽紛餘花落寂寞愁鳥集窮巷長閉門高河近通汲
天地政氤氳雷風遞呼吸悽悽聽晨鳥濛濛睇宵熠

作乂徵時賜恩文憂民粒黿鼉費灰洒魚蝦饒掇拾

廣室坐增悽匡牀聽生悒何由慶日閔安能使家給

泥塗蹈重繭梅潤侵什襲寒袍故戀綈瀾簡慵啓笈

顧嘆風雲滿盈使蛟龍蟄短展徒齒齒折巾空岌岌

俯仰觀宇宙坱圠迷原隰阻饑知不免寅亮豈所及

舊刻作高河近通楫揖字非韻□□□不遝當以此此故今改押汲字似較穩

濠梁驛

崎嶇江北道復此渡淮水策馬向廣原蒼茫見帝里

葱葱緣樹陵鬱鬱紫雲起日炤城上樓寒鴉飛高埤

原野何蕭條曠望彌百里當時侯與王此地常纍纍

今惟負販人亭午倚虛市空然八尺軀短褐飢欲死
當時與王佐未遇亦如此

淮陰侯廟

吾如淮陰祠淸槐蔭朱戶當時長樂宮千載有餘怒
五年戰龍虎結束在肉俎努力赴功名功成良自苦

舟阻沽頭閘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上沽下沽頭有如百里隔曲河見舟檣相去只咫尺
舍舟遵平途馬蹄生羽翮麥穗垂和風披拂盈廣陌
吾聞江北人終年饑無食吾來江北地每喜見秀麥
行行野樹合已到古沛驛漢帝遺原廟屋瓦殘靑碧

龍化巳千秋鷄犬如昨昔欲尋歌風處閭里亂遺跡
今人泗水上猶樹歌風石

南旺

嗟我南行舟日夜向南浮今日看汶水自此南北流
帝京忽巳遠落日生暮愁當年宋尚書廟貌崇千秋
丈夫苟逢時何必有大猷歎我學禹貢胸中羅九州
杖策空去來令人笑白頭嘗疑伯顏策毋乃非令謀
洪範天錫禹大道衍箕疇五行有汨陳三事乃不修
鯀隄日以興百川失其由不見徐房間黃河截高邱

沛縣

泗水抱城堙東去日潾潾豐沛至今存漢事已千春

嗟我亦何爲獨歎往來頻封侯不可期白日坐沉淪

每見沛父老旅行泗水濱雞犬如昨日此亦非昔民

空傳泗水亭井邑疑未眞城外綠楊柳高帝懸鳳塵

猶有賣酒家王媼幾世親高廟神靈在英雄却笑人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久舟忽不樂呼侶登崇邱子房信高士祠處亦清幽

俯視徐州城黃河映帶流青山如環抱一髮懸孤州

河流日侵齧淼淼洞庭秋烏犬爭死人罔朧多髑髏

使者沉白馬守臣記黃樓歎我亦何爲空爾生百憂

生民隨大運孰能知其由覩此名邦舊懐古思悠悠
壹自徐偃王獨有青山留劉項亦何在子房空運籌
但從赤松子不用待封侯
自徐州至呂梁逃水勢大畧
黄河漫徐方原野層波生萬人化爲魚凛然餘孤城
僅見沮洳間簷楹半頽傾日月照蛟室風波棲蜑氓
侵薄連羣山浩蕩烟霞明山廻時復圓盂盎涵光晶
忽然覩開豁天末翠黛横此來頓覺異日在江湖行
呂梁遂安流泯泯無水聲狼牙沒深沉一夜走長鯨
三洪坐失險蛟龍不能爭乃知房村間尚未得瀉傾

如人有疾病腹堅中膨脝空役數萬人績用何年成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遥見兩君子登岸問若疾
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濇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
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莔因指榔樹間此是吾家室
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猘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
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刀箭痕十指尚凝血
問之此何由冬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强驅卒
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勢孤民復還刼卒
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

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
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寃謚
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披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
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
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宏策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到海忽雷雨高雲起崔巍紛披船幕濕錯落酒杯飛
波浪半天黑神龍助風威探遐方未極初意遂已非
無緣覯海若稽首乞天妃願爲一日晴令我攬光輝
八月尚徂暑白露未爲霜雲物結蒸鬱雨勢恣淋浪

江水競飛溢螭龍爭迴翔金樞洛大明此夜不可望
極目觀冥漲天際何微茫直恨非西風吹我到扶桑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百里見青山言旋諒非徐風波仍水宿龍蛇驚夜居
明發尤慘澹川途尚修紆水駛凌方約雲寒日未舒
彌亘多芳草寂歷少畋漁寒光冒明湖朔風轉高墟
舊事成往跡餘生惟讀書古人不可見歲莫安所如

淮上作

長淮餞落日圓光正如赭傾紅注流波殊景不可寫
淮水自西流黃河從北下併合向東行終年無停瀉

哀此千里客春至復已夏獨立空惆悵所與晤言寡

寶應縣阻風

夜泊淮陰城蚤向淮南路理棹逢西風猖狂恣號怒
淸河千里中東風日相悞祈此一日風終竟不可遇
蒼天豈有心莫可詰其故但看北去舟凌風如飛渡
翻爲去人快頓忘吾所務淼淼湖波深今日何可渡

壬戌南還作

自出皇都門涿水明可掬高風摶羊角飛沙旋霧縠
乘快得順流遡行又轉轆長河亘千里迴溪毋九曲
時序値暮春光景信明淑市邑臨水折岸柳新雨沐

欲問北州故但以南期促同行近百艘晨夕相追逐
掛席鴈翅接轉棹魚尾續長聞夜集喧又見風排簇
所遇皆南金胡爲棄荆玉非有彈冠慶相呼入山麓

又

半月困漳衞今旦望鄒嶧景風時迎舟積水不盈尺
行路日淹留歸思愈急迫昔往肩飛雪今來見秀麥
蘊抱無經綸徒旅空絡繹西苑方呈兎東郡亦雨鯽
番禺有假號建州乃充斥奈何唐堯朝不用賈生策
元文故幽處阨蠵益潤澤天命苟無常人生寔多僻
去去勿復言牧豕在大澤

登濟城望城武

城武漢時縣乃在兗西南曾考昔爲令期年化方覃性本愛瀟散候望苦不堪飛雪漬烏帽棄擲欲投簪竟以末疾返不及一考淹時當　孝皇日仁治正漸涵我來登濟城落日巳半含西望適相仍屹立獨悲喑明經幾累世淪廢良可歎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淸浦輕風渡赤日微雲遮昨問圯橋履今即下邳街淮酒市醽醁楚音雜琵琶二麥吐新穗百草敷繁葩紛披盈廣陌離褷被平沙寂寂坐向晚悠悠思轉加

先皇昔在宥世道尚亨嘉朝廷制作盛公卿議禮譁
庶僚或登庸諸生冬起家蹇拙遭時廢荏苒謝年華
不得寄一命空懃讀五車逌乎鴻羽漸幾將龍馭遐
暫有青雲望奈何白髮髟黽勉小縣吏奔走大府衙
循已常黯黯看人方呀呀何地棲鸞鳳並處混龍蛇
世途行益畏吾生固有涯萬事已如此一官豈足賒
行矣歸去來莫使微名汚平泉記草木寢邱任菑畬
補亡綴貍首考古注君牙期以餘日月方將攬雲霞
自是性所適艮非爲世誇苟無媿尼父或可俟侯芭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慈宮崇象教搆此絕華炫深嚴閟香火危峻瞰郊甸
欝欝蚪松枝低壓遶廣殿當年帝舅親削髮住兹院
說經老龍聽出手五獅現曾聞長老言天雨曼陀遍
吾識宇上人頭陀今突弁脩容寘法相妙悟在論讃
導我畫廊行指示西方變晨起供淸茗時共禪悅飯
我老欲歸去世事今已倦當結塵外緣山中儻相見

邢州敘述三首

壯歲成濩落末路藉先容所恨賤姓名蚤聞在諸公
既奉大廷對觀政於司空得友天下士旦夕相過從
道窮孔孟奥文推遷固工說詩慕匡鼎草元擬揚雄

通達如賈誼俊少踰終童守高稱汲直曲學陋孫宏
自以支離疏攘臂于其中一朝除書下淪落故鄣東
黽勉爲祿養折腰娓微躬
鄣東餘二載恪遵聖人經雅志存教化除嬈去煩刑
門闌弛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旰庭中無一人
沉冤出殊死無蓋盡羣生時有縱囚歸皆言賦役平
引納壯健兒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盜擒斬爲一清
餘粮棲隴畝絕無犬吠驚維以哀煢獨不能畏高明
睚眦生怨恚憯甚鏌鎁兵風雨日飄搖拮据徒辛勤
涕泣西河守古道竟無成

爲令既不卒稍遷佐邢州雖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
過家葺先廬决意返田疇所以泣岐路進止不自由
亦復戀微祿俶裝戒行舟行行到齊魯園花開石榴
捨舟遵廣陸梨棗列道周始見栽苜蓿入郡問驊騮
維當撫彫瘵天馬不可求閭閻省徵召上下無怨尤
汝南多名士太守稱賢侯戴星理民政宣風達皇猷
郡務日稀簡吾得藉餘休閉門少將迎古書得校讐
自能容吏隱退食每優游但負平生志莫分聖世憂
於待河冰泮稅駕歸林邱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爲縣令江南子的自

建德改當塗令入覲又改榮縣一歲中三易縣

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爲别

嶺表生異人始興最開先余公亦掘起屹屹天聖間

聖代邱文莊富學邁昔賢憶余童丱時嘗聽家君言

吾郡有桑生恃才頗輕儇公見即識之進獎席每前

夫人出佩玉珍饌羅綺筵當時吐哺風與古能比肩

公文根理要不肯事纖妍奈何浮薄子輒爾論議喧

予的來公鄉年往志愈堅共余曲江宴面帶鯨海顔

問公石屋在世業存遺編君今爲縣吏宦轍如郵傳

廟堂亦無意何以不少憐使君自天來萬里往復旋

君才豈不辨古道多屯邅歎息時所尚爲廢循吏篇

詠史

昔在齊威王遐人以治氓惟彼阿大夫籍籍日有聲
唯此即墨宰小人共讒傾是非並顛倒四境交侵兵
安得召左右阿黨盡爲烹昔在楚莊王三年不聽政
膝上置美女飲酒不曾醒有鳥止於阜不蜚亦不鳴
安得任伍舉一朝霸名成昔在帝武丁三年不出令
恭默以思道殷國未能盛安得夢聖人求之傅岩形

奉託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年
及長城吳博士

昔年宋學士嘗稱太朴文獨力撐頹宇清響薄高雲
余少畧見之諷誦每忻忻淡然元酒味曾不涉世芬
如欲復大雅斯人眞可羣苟非知音賞宋公安肯云
差乎輕薄子狂吠方狺狺惜哉簡袠亡家篋少所蘊
徒爲嘗一臠盈鼎未有分四賢宦遊地博達多前聞
爲我一咨訪庶以慰拳勤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棗田有作

雲代搏胡兵千里羽書亟戒鄰畏明牧循山轉危躓
通答數行迥在所皆行至獫狁雖匪茹中國亦有備

所悲雲漢詩餘黎靡孑遺今歲洪水割懷襄頗不異
巨浪落高崖排壓萬石墜周原昔膴膴一朝化磧地
野老向天哭前古所未記迢迢孤嶺絕習習陰風吹
月明清霜白虛館不成寐何計卹疲氓賦詩以言志
往往展卷讀紙上見殘淚昔聞舂陵行今人豈軒輊
余亦忝祿食空爾徒歎媿

送袁太守之興都

青陽降江水萬靈朝漢東　先皇昔南狩樂飲慶善
宮父老拜賜復歌兒如沛中忽忽二十載百姓號胡
弓奈何長陵令猶告杼柚空袁侯忠孝姿為吏稱明

公當亡選良牧璽書特褒崇行爲解苛嬈愷悌揚仁風千年護陵寢遠與豐鎬同

贈孫太倉

君侯粤中產羽林忠孝門曾爲三輔吏遺愛至今存昨歲來守州芳名益騰騫自從海水飛鑾舟翳朝暾吳會日創殘江海多軍屯大兵仍凶年凋瘵不可論君侯勤撫字百里載仁恩自古設官職事事有本原所以置守令無非惠元元茲任良匪輕　天子之選掄何以不奉天斬伐蹶其根粲粲元道州名與南岳尊追呼尚不忍千載聞此言哀哉誅求盡慟哭滿江

村作詩代民謠庶以達周爰

讀佛書

天竺降靈聖利益其在此雪山眞苦行九惱尚纒巳
非徒食馬麥空鉢良可恥紛紛旃茶女謗論或未巳
不知手指中猶出五獅子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瀫山湖上

少小慕節義溝壑誠所安囊括遊燕都侯王不可干
甘從渭濱叟垂老尚投竿于世無一能性頗好詞翰
王子欽姊節與言涕洗瀾兩髦尚如見廿年骨巳寒
丐余書貞石庶幾垂不刊吾書復自讀亦能淸肺肝

一掃齊梁習諒可追孟韓

素庵詩

唯易有太素太素質之始白賁垂皇象彤車資帝理大饗尚元尊大路素幬爾伊尹言素王後代滋文軌素冠時所庶素衣時所喜素韠心蘊結素絲國風美五入爲五色以是悲墨子素功日以飾素封日以俊素位日以逾素質日以毀素悃日以詐素道日以靡素飡日以濫素節日以委素書日以僭素問人日死流俗相糾錯紛紛競齊紫莊子膠朱目周鼎攦垂指捄僿莫如忠世變詎能止東海揚素波中林潛素士

吾其甘素飯自可崇素履素抱何足言素心但如此
因愛素庵人作詩揚素旨

清夢軒詩次孺允韻

王生思妙道獨居自相羊乃以清夢語揭之在幽房
處世寔大夢于夢差爲長擾擾無時淸眞精且淪亡
孰能寡嗜欲引之大覺鄉魯侯一何愚欲往憂無梁
太清日淵澄中有生者忙吾聞接輿言斯豈大無當
古之得道者夏能造冰凉西方有聖人清淨閟身香
飛龍遊上天至冬乃伏藏誰知疑黃泉可以登大皇

清夢軒詩再次孺允韻

汗漫恣容與寥廓任徜徉小搆非廣廈幽棲獲便房圖書委魚蠹庭砌雜蘭芳境寂羣動息神怡獨寐長栩栩意象適蘧蘧物化忘於此觀世俗迫隘非吾鄉玉璽謬通漢金甌會圯梁竊帶固云擾銜髮亦以忙睍睍容自鬼喋喋冠何當恍如乘靉靆泠然御清涼鈞天聆廣樂元都聞妙香繆昔騁駿往簡後書史藏終慚在三季未可擬九皇據此首乃十三韻則前首疑鈌二句

山茶

山茶孕奇質綠葉凝深濃往往開紅花偏在白雪中雖具富貴姿而非妖冶容歲寒無後凋亦自當春風

吾將定花品以此擬三公梅君特素潔廼與□叔同

東房夾竹桃花

奇卉來異境粲粲敷紅英芳姿受命獨奚假桃竹名昔來此花前時聞步屧聲今日花自好茲人已遠行無與共幽賞長年鎖空庭昨來一啓戸嘆息淚縱横

火魚

水畜非昔種火魚自新肇僅以數寸奇忽見五色皦勺水停淵澄方池淴廻繞春雨生綠萍秋風蔓紅蓼眞於盈盎中獨覺江湖淼每看銀鬣起時覩寶尾掉濡沫蹄涔寬呑舟均堂小少年共咄叱窮日相戲嬲

飼蟲疲爽童汲泉囷王媪海上家盡然吳中時傚傚誰思聞鶴唳直比豢龍擾此物多變幻爲狀異昏曉鮮妍駭羽化憔悴悵色𩻛物理呈怪象天宇信奔鳥何者爲妖祥何者爲吉兆　天子今萬年皇圖日綿紹滄海竟清晏小□悉刳剸周山進白鹿霜毛何皎皎會當長此魚貢之躍靈沼

鍾山行二首

鍾山雲氣何蒼蒼長江萬里來湯湯龍蟠虎踞宅帝王鑿山斷嶺自秦皇孫吳司馬六代至南唐神皐帝輦爭輝煌餘分紫色那可當偏安假息眞徬徨宋金

之季□□強腥風六合雲日黃百年理極胡運亡天
命眞人靖八荒手持尺劒旋天綱一洗乾坤混萬方
考卜定鼎開百皇鍾山雲氣何蒼蒼
鍾山雲氣何蒼蒼中有殿閣琉璃閃爍黃金黃蒼松
老栢馳道旁朱紅交午岐路當貔貅百萬晝伏藏日
色澹照官衙墻北風蕭蕭吹日光白頭老人涕泣爲
指點東是長陵西未央

鄆州行寄友人

去年河溢徐房間至今塡閼之土高屋顚齊魯千里
何蕭然流冗紛紛滿道邊牽挽小車載家具穴地野

燒留處處丈夫好女乞丐不羞恥五歲小兒皆能閉跪起賣男賣女休論錢同牀之愛忍棄捐相携送至古河邊回身號哭向靑天原田一望如落鴉環坐蹣跚掘草芽草芽掘盡樹頭髡歸家食人如食豚今年不雨巳四月二麥無種官儲竭近聞沂泗多嘯聚鄆州太守坐調兵食愁無措烏鴉羣飛啄人腦生者猶恨死不早自古天下之亂多在山東況今中扼二京控引江淮委輸灌注于其中王會所圖禹貢所供三吳百粤四海之會同若人咽喉不可以一息而不通使君宜力佐天子憂民痌深謀遠慮宜一知其所終

無令竹帛專美前人功

談侍郎歌

侍郎妙筆世莫如侍郎恩賜常滿車元天壇上泥金字大道殿中漱玉書朝入直廬衣獅子暮歸邸第著飛魚近承詔旨許馳驛樓船畫舫還故閭咲吾文章空磊落垂老無成跨蹇驢

黃樓行

五日彭城去住舟狂風吹雪不肯收推來冰凌大如屋舟人夜半呼不休老夫擁衾只匡坐雪中日日看黃樓東坡先生不在世令人輕我東家邱

二石歌

太湖波翻江海連二石飛來墮我前大者恢詭作蠻舞高者儵儵特淸楚憶昔泰公闢西圃巖崿爭來獻庭戶悠然日與西山伍大賢名蹟成往古我見拜之禮亦可近者尚書稱豪武致石如此頗可數初如大旗絕漠起睨視嶷然又若九皇聖人翺居鳥行衣垂羽獨立崆峒之野觀天宇雲將鴻濛不得語自我有此日婆娑無酒且能發高歌屬當遠行奈若何遲回尚得一月多來觀莫厭數百過嗟我安能龍食淸垂老疲役違吾情

趙州石橋歌

余同年友蔡鳴陽守趙州爲余言石橋之奇以圖經見示余數往來京師恨不過此因蔡侯之言而爲作歌

六王爭鬬趙更驕壯哉武靈尤雄梟嘗遊大陵感奇夢天錫神女有孟姚改服騎射致其兵拓境千里功何高北地方從代大通嵬嵬靈壽起岧嶤一日沙邱變叵測空憶前夢花如嬌後來趙遷入函谷李牧誅死廉頗逃此來趙地更百變悠悠千載歲月遥至今誰言鄗事醜獨有河薄洛水流迢迢問之趙人懵不

知共誇洨河大石橋此橋之建眞奇猶神師斲成班爾屈蛟龍若伸勢敵虹扶掖欲動光搖日天下萬里九衢通地平如掌長河失仙人張公倒騎驢蹄涔印石宛然出趙州太守政絕殊得以餘閒綴圖書嗚呼太守之名遠與此橋俱

表兄澱山大參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予題詩

奉常余之外高祖儒雅風流絕近古少年侍直承明廬重瞳屢回加慰拊玉堂無事只寫竹影落縑緗生風雨翠葉蒼筠滿人間凌海越嶂爭購取吾家寶藏三大軸其一今在尚書府二幅翻飛入島口神物化

去不可覩吾兄安得此尺素千緡不吝讐海賈盛夏
張之紫薇省涼氣欻忽遇堂廡劃然北壁開戶牖雨
勢欲滴風披舞此時靜坐亦何有滿眼不復見塵土
湘妃帝子對之泣藐姑神人誰與伍吾兄好畫識畫
意余方潦倒困蓬戶墨竹昔稱李夫人湖州孟端皆
堪譜高人自有千載名世上兒子何足數作詩題竹
非爲竹俯仰自覺吾心苦東坡先生豈浪語知我之
兄惟老可

文湖州東坡之從表兄也與東坡最爲知己坡有
子期之比坡詩云老可能爲竹寫真

十八學士歌

十八學士誰比方爭如瑚璉登明堂立本丹青褚亮贊至今遺事猶焜煌有隋之季天壤坼英雄草昧皆侯王眞人揮霍靜區宇遂偃干戈興文章天策宏開盛儒雅羣髦會萃皆才良丈夫逢時能自見智謀藝術皆雄長惜哉嘉猷亦未遠風流猶自沿齊梁吾讀成周卷阿詩吉士藹藹如鳳皇能以六典致太平遠追二帝軼夏商唐初得士宜比迹胡爲致治非成康中間豈無河汾徒晻遏師門竟不揚吁嗟房杜已如此何恨薛生先蚤亡

題異獸圖

昔年曾讀山海經所稱怪獸多異名仲尼删書述禹貢九州無過萬里程搏木青羌何以至伯益所疏疑非真西旅底貢召公懼作書訓戒尤諄諄周史獨著王會篇睢盱百怪來殊庭載筆或是誇卓犖傳久孰辨僞與誠雖然宇宙亦何盡環海之外皆生人陰陽變幻靡不有異物非異亦非神曾聞漢朝進扶拔唐時方貢來東旌壹角馬尾出絕壁緑毛忽向人間行近代所聞非孟浪往往史牒皆有徵今之畫者何所似毋迺誕漫不足評攷古圖記豈必合任情意造皆

成形畫狐似可作九尾赤首圖題隨丹青鳴呼孰謂
解衣盤礴稱良史不識騶牙與麟趾

甫里天隨寺

偶過白蓮院爲尋綠鴨池僧開蟲胥戶人到鳥驚枝
斜日半庭雨淸風數卷詩空門佳遺像千載爾爲思

恨詩二首

淸輝比秋月遊魂散朝霞首邱言猶在易簀意何嗟
平生丈夫志寄死宮人斜曾參爲原母杜氏豈無家

又

悞落靑烏計眞成黃鳥哀隋珠彈燕雀寶劒失風雷

文武今宵盡乾坤此日頽吾方從汝去安事制麻衰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

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滙飄泊一船來

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譜世事使人哀

馳驛

密殿朱衣客圓牌金字符恩光留日月歌吹渺江湖

百館牙盤饋千夫錦纜呼何如乘一葉來往似飛鳬

甲寅十月紀事

滄海洪波蹙鑾□竟歲屯羽書交郡國烽火接吳門

雲結殘兵氣潮添戰血痕因歌祁父什流淚不堪論

其二

經過兵燹後焦土遍江村滿道豺狼跡誰家鷄犬存寒風吹白日鬼火亂黄昏何自征科吏猶然復到門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黽勉復行役殷勤感故知悠悠寒水上獵獵朔風吹彈雀人多笑屠龍世久嗤往來誠數數公等得無疑

姜御史年九十六

柱後千寮竦林間百歲將同官皆不在異世已如忘猶辨蠅書細能令鳩杖光洪崖今可見未必有丹方

郭都統戌劉家河因讌次壁間韻

將軍此日建雙旄祆祲今年漸欲銷東海自然仍地險南夷非復似天驕龍旗春動旋風汎虎壘秋清枕夜潮卽見功成報 明主海王繫頸盡來朝

西苑觀刈麥

御苑清風正麥秋金輿晚出事宸遊兩岐凝露垂黃茂萬斛連雲際綠疇先爲祈年多瑞雪節來甘雨應元脩豐穰美報非無事粒粒曾關聖主憂

送上卿顧東白先生致政還鄉次張奉常韻

詔使謹傳枉聘車漢庭忠厚似相如爭稱在事能數

馬莫挽辭官返釣魚疏傳田疇多舊業陸生裝槖有新書故人獨媿馮中尉白首爲郎尚琊琚

繚絲燈次李西涯楊邃菴二先生韻二首

聖朝威德務懷柔萬里滇南比內州邛竹多年通市易寶燈今日盛傳流僰人技巧新曾見織女功庸久未酬却憶當年李學士玉堂詩酒坐淹留

燈火長安照夜紅豐年樂事萬方同四□離鞣歸鞮韃南海珠璣屬婦功綺縠清英呈妙像空方纖麗見精工泰陵內直諸元老都在春風湛露中

賞荷次韻

碧池清泚漾天香滿眼芙蓉似水鄉映日新粧爭綽約迎風小舞稱清狂須酬佳客千杯綠無奈明時雨鬢蒼向晚乘凉各歸去一天明月淩滄浪

疊前韻

紅衣撩亂水泉香醉眼驚看非此鄉滿目烟霞生物色無情魚鳥任猖狂翠盤琛麗流明月寶蓋攢羅逈昊蒼更見一枝然水底天敎神女浴滄浪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公

飛沙竟日少光輝浪急風高月色微爲憶含桃催物候尚淹行李未春歸吳歌獨自彈長鋏楚製堪憐著

短衣來往常經鄭家口當時同伴共來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十數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浸弓鞵

清明濟上

瀛州三月雪中行千里寒風到濟寍道上女郎斜揷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題周冕贈任別駕卷

戍山斜轉黑洋通南北神京一望中天錫任矦爲保障長城隱隱接遼東

江南列郡盡乘城藏穴何人肯出兵惟有使君躬擐

甲劉家港口看潮生

東倉白晝静城闉烟火連天豺虎嗔忽駕廻潮趨海道傳呼盡避瘦官人

血戰鯨波日奏膚東南處處望來蘇畫工不解憂勤意却作南濵全勝圖

行衞河中

風雨霏微送客舟天涯魂夢日悠悠可憐雙淚空零洛却付漳河向北流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從此

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輿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自天津來至此已過一月去闕日遠悵然有作

漳水悠悠向北流征人日夜駕南州行來忽盡三千里又下揚州望越州

隆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陸太學同舟贈絶句一首

褰幃初識龔黃面傾蓋詩參李郭舟去路不知春欲暮挑花飛盡過揚州

又贈陸太學

羨君家在下蒲居百里青山入具區自種湖田供伏臘萬竿修竹滿牀書

贈俞公子

蓬門端坐獨危然偉器如君最少年他日可能忘父友莫因下拜嗛文淵

送同年查都諫山西行省

忽換朱衣拜早衙諫垣初出鎮郇瑕思君昨日鳴珂地鳷鵲雲邊起暮鴉

送友人讀書元墓山己亥庚子余嘗讀書于此

鄧尉山前古佛宮湖波萬頃貯羣峯欲尋老子當年處五杏參天寶殿東

檀溪跳澗

滹沱曾啓中興功脩武先逃隆準公三百餘年炎燼

熄猶延廟祏寄蠶叢

宋康王乘龍渡河

大漠風悲靑蓋遥七陵烟雨暮蕭條康王若得眞龍
馭肯向錢塘問海潮

文淵閣四景圖

晝日承明獨靜居怡情閒把畫圖披坐看四序璿璣
轉並是風調雨順時

題二魚圖

江東四月貢鮮鰣正是含桃薦廟時　聖主遥知來
建業　孝陵南望起遐思

蓬萊海水千丈起何年得道乘飛鯉不如扁舟向五湖欲學養魚尋范蠡

偶成四絕

一自當年謝合歡不堪常見月團圞于今生事如秋水惟有芙蓉花好餐（芙蓉花）

未信昌黎能送窮但看登極是穋穋六韜金版如何用不及鄉鄰賣菜翁（鄉鄰○按極屋棟也穋穋紛紛也語出莊子）

西窓睡覺日方曛坐見青山起暮雲贈得少年狂易在向人猶自說劉殷（乞貸）

推山調達自相加滿眼婆提與夜叉爲愛如來深法

坐飛來箭鏃是蓮花忤逆

高郵湖為斷纜所擊幾至失明

湖水悠悠送客征無端飄瓦致虛驚天留雙眼非無意應為邱明史未成

光福山

十載重來古寺中布衣猶似昔年逢山僧却記吾名姓不擊闍黎飯後鐘

海上紀事十四首

自是吳分有歲災連年杼軸已堪哀獨饒此地無戎馬又見揚帆海上來

二百年來只養兵不教一騎出圍城民兵殺盡州官
走又下民間點壯丁
海上腥膻不可聞東郊殺氣日氤氳使君自有金湯
固忍使吾民餌賊軍
避難家家盡買舟欲留圖聚保鄉州淮陰市井輕韓
信舉手揶揄笑未休
大盜睢盱滿國中伊川久已化爲戎生民膏血供豺
虎莫怪□兵燒海紅
文武衣冠盛府中輕身殺賊有任公誰人不是黃金
注獨控靑騧滬瀆東

任公血戰一生餘蓮碧花橋村塢虛義士劉平能代
死吳門今不數專諸
上海倉皇便棄軍白龍魚服走紛紛崑山城上爭相
問舉首呈身稱使君
牛遭鋒鏑半逃生一處烽烟處處驚聽得民間猶笑
語催科且喜一時停
新城斗絕枕東危甲士千人足指麾壁外波濤空日
月城頭忽竪海王旗
海島蠻□亦愛琛使君何苦遁逃深逢倭自有全身
策消得牀頭一萬金

海潮新染血流霞白日啾啾萬鬼嗟官司却恐君王怒勘報瘡痍四十家

海水茫茫到日東□來恍惚去無蹤寶山新見天兵下百萬貔貅屬總戎

江南今日召倭奴從此吳民未得蘇君王自是眞堯舜莫說山東盜已無

頌任公四首

黃梅風雨自年年今日沙頭浪拍天最是使君多大畧笑看東海欲投鞭

小醜猖狂捍禦勞跳梁時復似猿猱賀蘭擁眾尤堪

恨李廣無軍也自逃

落日孤城戰尚賒遥瞻楚幕有棲鴉將軍眞肯分甘苦士卒何人敢戀家

輕裝白袷日提兵萬死寧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别駕歸然海上作金城

隆慶元年上幸太學賜六館諸生寶鈔陸啓朋與賜見分數楮

萬乘臨雍拜素王親頒寶楮徧膠黌自憐不與橋門外隔歲來分鄰女光

寄胡秀才

祇爲文章運數屯憐君今日暫沉淪夷吾定自逢知己唐舉終非錯相人

氷崖草堂賦

倚玉山之孤峙兮前婁水之廷縈占塏爽於邑中兮雄面勢於山陽有默齋之主人兮搆氷崖之草堂既命名之特異兮訊斯義其誰當惟玆山之秀麗兮日悠然其可望覽雲物之生態兮忽朝暮之無常奚所夏暑冬寒兮歷四時而凝霜知主人之遠志兮托幽遐以自將少負奇以抗節兮抱終天於蠻荒泣蒼梧之不返兮踰五嶺以徬徨卒煢煢以自遂兮廓天路

之翺翔執法度以匡主兮志不毀乎直方逭鈇鉞之
嚴誅兮卽遠竄乎夜郎旋蒙恩以內徙兮賴天王之
聖明秉外臺之憲節兮赫金紫之輝煌一朝去此而
不顧兮飄然來卽乎故鄉嗟夫食肉之多鄙兮人皆
以衣錦為榮終紛競以火馳兮日炎炎其無央似夸
父之逐日兮孰知暍而慕夫清凉吾覽斯堂之名兮
洒然如御夫北風之颸追范蠡於五湖兮見伯夷於
首陽佩明月之寶璐兮然猶思乎褐裘厭鼎臑之盈
望兮志不去乎糟糠開北牖以仰視兮丹崖翠壁凜
然氷壑之英恍乎雪山之陽兮冽冽乎冬氣之長朝

受命而夕飲氷兮吾嘗聞此語於蒙莊嘉君子之德音兮誌志節之彌强爰作賦以頌禱兮祈壽考之無疆

嘉靖乙卯九月朔爲憲副默齋六十之誕辰予旣爲文以贈而南雲與先生爲布衣交復求予作此賦亦以見先生篤於故舊能令南雲睠睠如此云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十　吳門後學張艾訂

明史文苑傳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師事同邑魏校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知縣用古教化爲治每聽訟引婦女兒童案前刺刺作吳語斷訖遣去不具獄大吏令不便輒寢閣不行有所擊斷直行已意大吏多惡之調順德通判專轄馬政明世進士爲令無遷倅者名爲遷實重抑之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雅知有光引爲南京太

僕丞畱掌內閣制勅房修世宗實錄卒官有光爲古文元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時王世貞主盟文壇有光力相觝排目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其後亦心折有光爲之讚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重如此有光少子子慕字季思舉萬歷十九年鄉試再被放卽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最善其歿也巡按御史祁彪佳請於朝贈翰林待詔有光制舉義湛深經術卓然成大家後德清胡友信與齊名世竝稱歸胡友信字成之隆慶二年進士授順德知縣歲賦卒奸胥攬輸稍以所入啗長吏謂

之月錢友信與民約歲爲三限多寡皆自輸不取贏
閭里無妄費而公賦以充海寇竊發官軍往討民間
驛騷部內烏洲大洲賊所巢穴諸惡少爲賊耳目友
信悉勾得之捕誅其魁餘黨解散鄉立四應社一鄉
有警三鄉鼓而援之不援者罪同賊賊不敢發歲大
凶民饑死無敢爲惡者初友信慮民輕法涖以嚴後
令行禁止吏爲寬大或旬日不笞一人其治縣如家
弊修墮舉學校城池咸爲更新督課邑子弟教化與
起卒官士民立祠奉祀友信博通經史學有根柢明
代舉子業最擅名者前則王鏊唐順之後則震川思

泉思泉友信別號也

歸太僕贊有序

王世貞撰

故太僕寺丞直文儀制勅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沉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鄉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勅氣稍發舒而浙之臺使復

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萬歷乙亥熙甫先生葬於崑山東南門之內其子子駿求予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駿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世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予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序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爲歸氏自漢以後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雝之制及

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
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
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為大官至
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為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
倉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為河南廉訪使廉訪之孫度
當洪武初避難於夜郎邛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
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為承事郎璿璿生
城武令鳳鳳生紳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
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
家數見徵瑞有虹起於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

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絶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文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繇是名動四方以諸生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葢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奥旨發爲義理之文洸洋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於是讀書談道於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

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予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示同事無不歎服旣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張公所取以冠南國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縣令長興在湖山閒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

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毋死當葬
熈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
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谼中數
名捕之不能得熈甫率吏士掩之賊蠭起格鬬矢石
滿前熈甫目不爲瞬竟服其辜大戸魚肉小民者按
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齧臂若有所訴明日
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輙斬以聞熈甫令罷去
潛蹤跡之實欲納奴妾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
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
叅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嘗直行其意縣有

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熈甫不忍騷動百家嘗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甲熈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熈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熈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熈甫纂修寺志以熈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内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

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寺丞而惟
揚李公復留先生掌制勑修世廟實錄葢先生晚而
登第謂當在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栖栖郡縣重致人
言意壹鬱不自得已而列於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
致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作
者之變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先生於
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
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
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嗟
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於高文大冊鋪張帝王

之略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訓陳於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

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艸木大小異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遡微言永歎皆諧呂律匪邃匪篕

烝餚有飶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撰



震川先生小傳

見　　詩集　　撰

震川先生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八大家之書浸漬演迤蔚爲大儒嘉靖庚子舉南京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公所知其後八上春官不第讀書談道居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海內稱震川先生不以名氏乙丑舉進士除長興知縣用古敎化法治其民毋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事解立縱去不具獄有所擊斷寢息直行其意大吏多惡之有蜚語聞量移通判順德隆慶庚午入賀新鄭內江雅知熙甫引爲

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制勅修世廟實錄熙甫宿學大儒久困郡邑得爲文學官給事館閣欲以其間觀中祕未見書益肆力於著作而遽以病卒年六十有六

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脉理其於八大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則不難抗行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舉子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樹牙頰相搘柱不少下嘗爲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爲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弇州聞之曰妄誠有之庸

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
弇州晚歲贊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
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弇州
之遲暮自悔爲不可及也熙甫沒其子子寧輯其遺
文妄加改竄賈人翁氏夢熙甫趣之曰亟成之少稽
緩塗乙盡矣刻既成賈人爲文祭熙甫具言所夢今
載集後季子子慕字季思以鄉舉追贈待詔冢孫昌
世字文休與余共定熙甫全集者也嘉靖末山陰諸
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
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

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翔雒誦不能舍去
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
賞至於達旦四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具言熈
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熈甫果得雋熈甫重平
生知巳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豈未有以文長此
事聞於熈甫者乎爲補書之於此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旣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旣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訪求善本錄其所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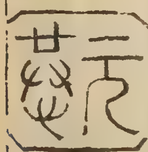
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鋟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志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更加排纘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

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君之文
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者至于今未及百年而世
無不推崇之比於歐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
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尚文宋初又尚
楊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
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
在江西欲覩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
赤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
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餘里已不能流傳到
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

藏也一代之士得與于此者不過數人士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亦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祕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阨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於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其以菁英寶藏私於一已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答上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

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孑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溘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抄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録以流傳不知當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于先世於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
賦五章奉謝用文章千古事爲韻

曾孫莊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吾太僕著作迥軼羣
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二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
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櫝而藏

三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彙選加重編

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較勘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四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鋟遺文表章我曾祖
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五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玆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
先澤幸不湮小子差自慰顧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較訂助刻姓氏

王崇簡　簡　上　虞二球

董正位　吳興祚　趙　昕

嚴　沆　曹　溶　劉體仁

薛信辰　張其翰　秦　鉽

嚴曾榘　郝毓嵘　高　晃

秦松齡　錢肅潤　秦松岱

華長發　吳偉業　金俊明

宋實頴　蔣　伊　何　平

翁　澍　陸廷祉　王楫汝

李　臨　陸士炳　金　望

錢士楨　黃　璠　張震維

席啓疆　張　艾　嚴宗垂

葉國華　李可汧　葉方恒

盛符升　徐與喬　葉方藹

徐乾學　葛雲芝　徐秉義

邱鍾仁　馬鳴鑾　徐元文

何陸愷　朱用純　葉方蔚

葉奕苞　王緝基　李遙章

王緝楨　謝家柯　李遥威

黃泓　陸時通　李遥穀

張墍　盛翊治　沈廷瑗

楊元咎　周霑　金植

徐湎　侯榮　金侃

姪孫起先　綸定世　曾姪孫聖脈

滉　虹　允哲

允謀　允肅　允臨

元姪孫梁　天錫芳德　復佺

是集之刻始於辛亥歲宛平王宗伯素切表章而
龍門董夫子首捐俸助梓鄰境邑侯如吳伯成趙
雪嵊兩明府共襄其事於是當代文衡及遠近士

大夫分任剞劂自辛亥春王迄癸丑仲秋全集已刻十之七不幸先叔恆軒府君中道捐館玠室同懸罄無以卒業賴董夫子復倡助鳩工而俾克告成則葉學亭徐倢菴兩先生之力居多葢全集之竣其難如此今府君之文行將風行海內要皆諸君子之功其姓氏不可以不書也故備列之至虞山從祖裔興公於庚子歲卽梓太僕府君之文功雖未竟然全集之成實由從祖倡之他若吳門練川松陵諸同宗凡助刻者亦皆附識於後云

康熙乙卯春王正月望後六日玠拜識

敬跋新刻震川先生全集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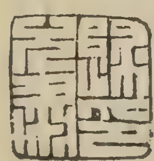
太僕公文集昔年崑山常熟兩刻多所未備先君子偕元恭兄校訂合已刻未刻選定四十卷發凡起例釐成全書先君子力任剞劂其字句互異者必與元恭商榷審定期無改舊觀甲辰閏夏先君子謝世工未十二三梁傾棟摧余小子力薄無能表章家學以成前人之志嘗痛悼于厥心元恭每歲再三過輒咨嗟相向愀然於成書之無日而先君子之卽世早也會肅入都謁宗伯敬翁王年伯詢知此書所以未盡刻之故宗伯憮然謀所以梓之者適董黃洲令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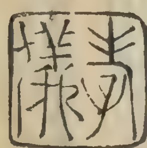
黃洲宗伯公門下士也即以屬之而無錫吳伯成明府偕四方諸君子亦翕然同志樂觀厥成元恭遂鳩工始事奔走拮据寤寐不遑者積有歷年方次第可冀有成而元恭病革矣因復淹滯半載賴徐健菴葉學亭兩先生倡率與公之元孫安蜀踵而行之然後太僕公之文始得炳然與唐宋大家竝顯於世嗚呼豈非厚幸矣哉因念文章顯晦莫不有數以太僕公之才之學而久困公車晚乃一遇復屈折於簿書有遭讒罹謗之恐其遇可謂艱矣及從順德入掌制敕意氣稍得發舒而遽以病卒何獨靳其材也耶抑有

意愁困其心阨塞其身俾得卓然有立以傳於後也
從來具韜世之量者雖無所建竪而其言語文章必
且垂當時而名後世亦其理有固然者太僕公去今
近二百年學者仰其文如五緯麗天昭然屬目無論
知與不知皆奉之以爲要歸可謂久而愈昌遠而彌
光矣韓文公曰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
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吾於太僕公亦云至
其學問源流之所自性命道德之微旨敬翁年伯微
顯闡幽搜揚要妙汲汲乎惟恐其傳之不廣雖歐陽
子之慕昌黎曷有加焉同志諸君子方共振興絕學

以公其傳於天下於

國家右文復古之治寔有裨益宜獨私家之幸已也余小子目未窺古人堂奧廑廑奉先君子之緒言罔克負荷眞媿不能讀父書者而況太僕公之文乎其何敢以一詞贅惟是慨成書之不易與安蜀挑燈絮語整理前緒不覺泫然者久之安蜀曰是書之成不可以不識遂謹識之如此康熙乙卯陽月中浣日虞山會姪孫允肅拜手附識





先太僕公集其板藏吾家者正别集凡四十卷校勘
比舊刻爲精詳海內奉行是書幾於家置一編年來
字畫漫漶板或缺脫亦有破損不可摹印者族孫灝
等恐年代浸遠日就腐壞乃復鳩工修治補其缺失
剔其漫滅詳加整理頓還舊觀至所有應宜避諱諸
字悉遵
令甲爲改正云乾隆癸卯孟春六世族姪孫景灝景伊謹識

太僕集正别集共四十卷乃太僕曾孫元恭先生所編輯元孫安蜀先生所校刋也板素藏吾家乾隆癸卯曾大父寄閒公重爲修治咸豐庚申燬於兵燹曾孫彭福敢紹先志詳加校正重爲刋刻是書初刻於康熙乙卯卷尾各係校訂姓氏今仍其舊云光緒乙亥仲夏琴川歸彭福識

